

原儒上卷

原

管

上

卷

原儒再印記

原儒書成、祇印二百部儲存。欲俟五六年內、易經新疏、周官經檢論寫定、方可聚而公之於世。此余之本願也。故下卷初秋印就、猶未作發行計。不意秋後、忽患腦空。（腦內似極虧乏而不安。時以手撫摸。不得運思。不耐看書。吾時呼腦空。今夏、滬上酷熱。報載為百年來所未有。余方念及易疏、種種思想、自由活動於腦際、不可抑止。未幾而疾作矣。）心臟病復厲。余自度來日無多。遂決定以原儒再印發行。冬來腦空患稍減。而心臟病似少轉機。漢儒盧植欲著禮書、而竟不就。余今之厄、適與彼同。此亦無可奈何、安之而已。大易之道、通內聖外王而一貫。廣大如天地、無不覆載。變通如四時、遷運無窮。大哉易乎、斯為義海。周官經、乃春秋撥亂之制。所以為太平世、開闢洪基。其化源在禮樂。樂本和、而忘人我、仁也。禮主序、而人我有別。然治人必先治我、義也。禮樂修而仁義行、萬物齊暢其性、方是太平之鴻休、人道之極盛。若其制度、則依於均與聯之兩大原理。且先言均。均者平也。自然界可謂平乎。天險不可升、地險不可通、不平極矣。惟人克盡人能。（人能見易大傳。）「鐵軌敷山、潛艇入海、而地失其險。飛機翔空、而天失其險。如是、則天地皆除其大不平、而底於平矣。人事之不平、遠過於自然。貧富智愚強弱、種種區別。富奪貧、智欺愚、強侵弱、不平慘狀、無可形容。老子故有天地不仁之嘆也。若非改制、更化、剷除其不均不平而歸於均平、人道之慘、其有止息之一日乎。次言聯。人羣渙散、各自私而不相為謀。既導之以建立新制。必勉之以互相聯比。（比者、互相親輔義。）弘其天地一體之量、（天地一體、晚周惠子語。）方可登人類於康衢。故均與聯相輔而行也。均平之制、本乎人情之公。聯比之法、本乎人性之正。故領導人羣者、雖不能無機權、要當以仁義為本。周官崇禮樂之化、其指深

遠極矣。余於大易周官二經、懷無量義。惜乎衰病、不堪作述。後有達者、倘成吾志、余亦可無憾耳。原儒初次印數極少。今雖再印、而始以行世。當以此次爲初版。又初次印存之上卷、稍有錯誤及遺字處、此次悉改正。夏歷丙申年仲冬、公元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吉日、漆園老人記於上海淮海中路蒼莽之樓。

原儒序

本書、分上下卷。上卷原學統、原外王。下卷原內聖。

原學統篇、約分三段。一、上推孔子所承乎泰古以來聖明之緒、而集大成。開內聖外王一貫之鴻宗。二、論定晚周諸子百家以逮宋明諸師與佛氏之旨歸、而折中於至聖。〔史記、孔子世家贊、稱孔子爲至聖。後世因之。〕三、審定六經真僞。悉舉西漢以來二千餘年間、家法之墨守、今古文之聚訟、漢宋之囂爭、一概屏除弗顧。獨從漢人所傳來之六經、窮治其竄亂。嚴覈其流變。求復孔子真面目。而儒學之統始定。

原外王篇、以大易、春秋、禮運、周官四經、融會貫穿。猶見聖人數往知來、爲萬世開太平之大道。格物之學、所以究治化之具。仁義禮樂、所以端治化之原。〔天地萬物同體之愛、仁也。博愛有所不能通、則必因物隨事而制其宜、宜之謂義。義者、仁之權也、權而得宜、方是義。義不違於仁也。老子曰、失仁而後義、此不仁之言耳、失仁焉得有義乎、其流爲申韓、非偶然也。樂本和、仁也。禮主序、義也。〕春秋崇仁義、以通三世之變。周官經以禮樂爲法制之原。易大傳以知物、備物、成物、化裁變通乎萬物、爲大道所由濟。〔大傳曰、知周乎萬物、曰備物致用、曰曲成萬物及化裁變通云云、原外王篇釋之已詳。〕夫物理不明、則無由開物成務。禮運演春秋大道之旨、與易大傳知周乎萬物諸義、須合參始得。聖學、道器一貫。大本大用具備。誠哉萬世永賴、無可棄也。〔本書言

仁義禮樂、其辭皆散見。欲作周官疏辨、更詳之。」

原內聖篇、約分三段。從開端至談天人、爲第一段。談心物、爲第二段。總論孔子之人生思想與宇宙論、而特詳於大易、是爲第三段。原儒以此終焉。〔原內聖篇、皆是發大易之蘊。不獨第三段文也。乃至原外王篇、亦莫非根據易道。故第三段、祇云特詳。〕

大哉聖人之道、洋洋乎發育萬物、峻極於天。此中庸讚聖之辭、非真於聖學洞徹淵奧者、莫能言也。內聖外王大備之鴻規。本體、現象不二。〔遺現象而求本體、是宗教之迷也。〕道、器不二〔道者、本體之目。器、謂物質宇宙。準上可知。〕天、人不二。〔天者、道之異名、是人生之大原也。人生與其所由生之大原不二、正如衆漚與其所由生之大海水、不可析爲二也。〕心、物不二。〔心物、本實體流行之兩方面。〕理、欲不二。〔後儒嚴於天理、人欲之分。朱子人欲盡淨、天理流行之說、乃理學諸儒所共宗也。然非孔子之旨。〕動、靜不二。〔動而不亂、是動亦靜也。靜而不滯、是靜亦動也。大化流行之妙如是。人生不可屏動而求靜、亦未可囂動而失靜。〕知、行不二。〔中庸言脩學之方、曰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。此陽明子知行合一之論所祖也。春秋曰、我欲載之空言、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理論不踐之於行事、則其理論空浮而無實、佛云戲論是也。〕德慧、知識不二。〔正智無迷妄、與道德合一。故云德慧。通常所云知識、未足語此。而聖學則啓導人深造乎知識卽德慧之地。〕成己、成物不二。〔治心養心之道、是成己之實基也。裁成天地、輔相萬物、乃至位天地、育萬物、是成物之極致也。人心與天地萬物、本通爲一體。故聖學非是遺天地萬物而徒返求諸心、遂謂之學也。〕故字、至此爲句。〔治心者、治其僻執小己之私、去迷妄之根也。養心者、充養其本心天然之明、而不遺物以淪於虛。不遺物以淪於虛、故窮物理、盡物性、極乎裁成輔相位育之盛。故成己成物是一事。非可遺天地萬物而徒爲明心之學也。成己成物、是人人所應自勉之本分事。〕三篇之文、其要旨可略言者、提控如上。余所不能詳者、學者自求之六經可

也。上卷以甲午春、起草於北京十刹海寓廬。中秋脫稿。（約十五萬餘字。）余始來海上、依吾兒居止。（寓上海閘北青雲路。）乙未、以上卷稿、印存百部。是年秋季、始起草下卷。今歲夏初脫稿。（約十五萬字。）印存如前。從來治國學者、惟考覈之業、少招浮議。至於義理之言。不遭覆瓿、卽是非紛至。余造原儒、宗經申義。言所欲言、上酬先聖。他非所計。老子不云乎、道大、似不肖。夫唯大、故似不肖。若肖、久矣其細也夫。夏曆丙申、立秋日 公曆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漆園老人序於滬西寓舍

上卷初出、因評及孝治論、頗有議者。殊不知、綱常之教、本君主所利用以自護之具。與孔子論語言孝、純就至性至情不容已處、以導人者、本迥乎不同。中國皇帝專制之悠長、實賴綱常教義、深入人心。此爲論漢以後文化學術者、所萬不可忽也。綱常爲帝者利用、正是鑿傷孝弟。今猶不悟可乎。余談歷史事實、與毀孝何關。人類一日存在、卽孝德自然不容毀也。十力附記

原儒目錄

上卷

序

緒言第一

原學統第二

原外王第三

下卷

原內聖第四

附錄

原儒上卷

十力叢書之一

黃岡熊十力撰

緒言第一

余年三十五、始專力於國學。（實爲哲學思想方面。）上下數千年間、頗涉諸宗。尤於儒佛、用心深細。竊嘆佛玄而誕。儒大而正。（佛氏上馳於玄。然玄者實之玄也。游玄而離實、則虛誕耳。此意、難與佛之徒言。從來名士好佛者必抑儒。非惟不知儒。實未知佛耳。）卒歸本儒家大易。批判佛法、援入於儒、遂造新論。（新唯識論、省稱新論。他處倣此。）更擬撰兩書、爲新論羽翼。曰量論。（量者知義。見因明大疏。量論猶云知識論。）曰大易廣傳。兩書若成、儒學規模始粗備。余懷此志、歷年良久。向學已晚。成學遲而且孤。（汪大紳自嘆、學既成、而日孤也。大紳有卓識。獨惜其未能超宋明而上追洙泗、未盡其才也。然三錄在宋明學中、規模較闊。）

自四十五以至七十之年。長厄於疾。又經國難。先後草創新論二本。（文言本及語體本。）最近乃就語體本、刪爲定本。了此一段心事。量論早有端緒。原擬爲二篇、曰比量篇。（比量、見中譯因明書。量猶知也。比者比度、含有推求、簡擇等義。吾人理智、依據實測而作推求、其所得之知曰比量。此與因明不全符、只從寬泛解釋。）曰證量篇。（證者知也。然此知字之義極深微。與平常所用知識一詞絕不同旨。略言之、吾人固有炯然炤明、離諸雜染之本心。其自明自了、是爲默然內證。孔子謂之默識。佛氏說爲證量。

而此證量、無有能所與內外同異等等虛妄分別相。是造乎無對之境也。」

比量篇復分上下。上篇、論辨物正辭。實測以堅其据。（實測者、卽由感覺親感攝實物、而得測知其物。荀子正名篇所謂五官簿之云亦此義。此與辯證唯物論之反映說亦相通。）推理以盡其用。若無實測可据、而逞臆推演、鮮不墮於虛妄。此學者所宜謹也。

辨物正辭之學、始於易春秋。而二經傳記亡失殆盡、鮮可稽。（據漢初、司馬談言、六藝經傳以千萬數。易春秋爲羣經所宗。而易尤尊於春秋。孔門三千七十之徒、其爲易春秋傳記、以記述與發揮師說者必不可勝數。惜乎呂秦劉漢之際、毀絕無餘。）晚周名學有單篇辟義可考者、荀子正名、墨氏墨辨、公孫龍殘帙、及莊子偶存惠施義。韓非有綜覈名實之談。此其較著也。諸家名學思想、皆宗主春秋。大要、以爲正辭必先辨物。春秋繁露曰、春秋辨物之理、以正其名。名物如其真、不失秋毫之末。故名實石、則後其五。（僖公十六年傳。聞其礧然、實也。視之則石。察之則五。）言退鷁、則先其六。（僖公十六年傳。孔叢子、平原君曰、至精之說、可得聞乎。答曰、其說皆取之經傳。春秋記六鷁退飛。觀之則六。察之則鷁。）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。君子於其言、無所苟而已。五石六鷁之辭是也。（五石六鷁之辭、據五官所感。荀子正名篇、言五官能簿記物象、如畫師寫實。正申春秋義。）據此、春秋正辭之學、歸本辨物。後來荀卿乃至墨翟諸家、皆演春秋之緒。以切近於羣理治道、實事求是爲歸。從諸家孤篇殘帙中考之、其宗趣猶可見也。（孤篇如荀子正名。殘帙如墨辨等。宗趣猶云主旨。）荀卿爲七十子餘裔、無待論。墨子曰、夫辨者、將以明是非之分。審治亂之紀。明同異之處。察名實之理。處利害、決嫌疑焉。摹略萬物之然。（案卽掌握自然規律之謂。）論求羣言之比。以名舉實。以辭抒意。詳此所云、不謂爲春秋之嫡嗣得乎。惟至惠施、公孫龍、似已趨近玄虛。而惠施能明於易、要非公孫之儔矣。明季傳青主獨稱道公孫。當名理衰絕二千數百年、而有斯識。不得不驚其巨眼。然青主猶未能究宜其義。近自章太炎以來、頗有引述莊子惠施諸條、加

以訓釋。要皆章句之技耳。夫治古學者，貴乎好學深思、心知其意。而復驗之於物理人事、辨其然否。循其真是處、而精吾之思。博學於文。（古者以自然現象謂之文。人事亦曰人文。故博文爲格物之功。非只以讀書爲博學也。）曲暢旁通、推而廣之。創明大義、得其一貫。孔子以述爲作、道在斯也。名學倡於中國最早。諸家墜緒猶有可尋。余在抗日戰前、頗思作述。無何、中原淪陷。急遽奔蜀。嘉州寇彈、焚吾積稿。予念灰矣。舊業中弛。今衰難理。

下篇、論窮神知化。神者、不測之稱、所以形容變化之妙。（窮神知化、見易繫辭傳。）吾人如本諸一般日常經驗的知識以測物。必有如是與不如是之分。（如是、猶云如此。不如是、猶云反乎此者。）申言之、卽於一切物皆作固定相想、（相者相狀。後皆準知。）作各各離異相想。今試深進而體察一切物。則知凡物皆屬變動不居之過程、都無固定相。亦無各各離異相。一切物利那利那、變化密移。方其如是、卽已不如是。如是與不如是、相反而相俱。（相俱者、相反而實相成。）蓋莫得而分焉。如言物生。而當其生之一利那頃、卻已卽滅。如言滅已、而次利緊續前利、已有新生。是則生滅二相、都不決定。亦互不相離異。例如麥禾、並非以其初生時名生。亦非以其灰燼已盡名滅。實則麥禾、從其由種生芽、由芽成禾、以迄灰燼垂盡、其中間所經歷之長歲月中、確是利那利那、纔生卽滅、纔滅卽生。未嘗有一利那頃守其故。麥禾經過無量轉變。每一利頃、新故推移、皆無固定相可得。詭異至極。麥禾如是。凡物準知。然則變化之道、非通辯證法、固不可得而明矣。大地上凡有高深文化之國、其發明辯證法最早者、莫有如中國。義皇畫卦、在洪荒期、豈不奇哉。辯證一辭、並非始於外方。廣雅、辯、變也。易坤卦文言、猶辯之不早辯也。苟本辯作變。古以辯字與變字互通、最有深意。辯本有對。而必歸和同。宇宙間、變化之道亦猶是。辯證語源極可玩。

余嘗言、宇宙論中（此云宇宙、是廣義。卽通本體與現象而言。）無對與有對、相反也。而無對統攝有對、乃反而相成。（統攝者、

統謂統一。攝謂含受而主領之也。後凡言統攝者、皆倣此。）

本體是無對。本體之流行、至健無息、新新而起、其變萬殊、是名爲用。用既萬殊、便是有對。由體成用、卽無對已含有對。相反在是。然賴有此反、乃以顯發本體之盛德與大化。用畢竟不違體。故曰無對統攝有對。

無限與有限、相反也。而無限統攝有限。乃反而相成。

體唯渾全、故無限。用乃分化、卽有限。然有限之諸行相、（行相者、行是遷流義。相者相狀。）從一方面說、無始時來、恆是剎那剎那、纔生卽滅、都無故物暫住。或疑滅滅可怖。從另一方面說、無始時來、故故不留、新新而起、實乃生生不已。生生不已者、有源而不竭也。源不竭者、其源非外有。蓋其本體內在之源、深遠而無窮盡也。是則無限有限、正以反而相成。故曰無限統攝有限。

尅就用言。心物、相反也。而心統攝物。乃反而相成。

心有主宰義及升進等義。物有墜退性。心本虛靈、無在而無不在。（中譯楞嚴經、七處徵心等文、善發斯旨、可玩。）物成形象、有方所。心物相反甚明。然心能幹運乎物。（幹者、主領義及運轉義。）改造乎物。物亦隨心轉、而渾融無礙。是則心物畢竟不二。故曰心統攝物。

能質、亦是相反相成。茲不及詳。其餘問題尙多、學者觸類而通可也。

附識 體用本不二、而亦有分。心物本不二、而亦有分。此是哲學追本窮源、到盡頭處。吾數十年體認至此、深得大易之啓發。識得有分、卽見矛盾。此中有無窮義蘊難道得。

人生論中、天人、相反也。而人道統攝天道。乃反而相成。

說者曰。天人之際、苟求其異、（異即相反。）則其義廣遠至極。難以析舉。必不得已而欲言之、略陳以二。一曰、天道高明悠久無窮。（高者、絕對之稱。明者虛靈、無雜染故。悠久者、至誠無息。無窮者、盛德妙用無窮盡故。）而人生陷於有對之域、不得無窮。其異一。二曰、天道鼓萬物。一切任物之自然。非爲斯人之樂利而始生物也。萬物誠有可資益於人。其危害於人者、則尤多而且厲。天人之不相爲謀也彰彰矣。其異二。

答曰。儒言天道、乃宇宙本體之稱、非謂神帝。吾子之論、似亦見及此。惜乎其未徹也。未徹者、猶未免視本體爲超越於人類而獨在、驚嘆其無窮。是猶宗教以神道統治人道之餘習也。如其實悟吾人之真性即是徧爲天地萬物本體、天地萬物之本體即是吾人真性。則高明悠久無窮者、皆吾性分上所固有。孰謂天人對立、不得融而爲一耶。惟人之生也、已成爲個體、而迷執之爲小己。則以妄習障蔽真性、而令其不得顯發。生命之有矛盾由斯。說者第一義據、亦在此耳。然吾人真性恆不泯絕。一旦恍然內省。則本來面目赫然呈露。（本來面目、係禪家語。卽真性之代詞。）孔子曰、人能弘道。非道弘人。（言人能弘大其道。道不能弘大吾人。道者、卽本體或真性之稱。真性雖是吾人所固有。而吾人恆迷執小己以障蔽之、則真性雖自存、卻不能使吾人弘大。必吾人內省、而自識本來面目、存養而擴充之。則日用云爲之際、皆是真性熾然流行。是則人能弘大其道。）斯義廣大淵微至極。其否認有超越吾人與天地萬物而獨尊之神道、使神道不復能統治吾人。哲學精神、至此完全脫去宗教盡淨。遂令人道天道融合爲一。不可於人之外覓天也。其功誠鉅哉。

已答第一義。次及第二。易繫辭傳曰。天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富哉斯言。天道者、宇宙本體之稱、已如前說。本體流行、

燦著萬物。自萬物而言、固皆承本體之流行、而各有其生。自本體而言、則是真實之動力、鼓動萬物。如大洋水、鼓衆漚然。〔真實、謂本體。動力、謂本體之流行、乃尅就而言。本體是萬物之體、不在萬物外。譬如大洋水是衆漚之體、不在衆漚外。〕真實動力、鼓動萬物、〔真實、謂本體、亦即天道。〕本無有作意。無有選擇。故萬物之發展至不齊。如大自然、千形萬態矣。地水火風、四大變幻。〔印度古代說地水火風四大、即分析物質界爲此四種。堅勁名地大。流濕名水大。輕動名風大。溫燥名火大。大者、以其相狀大、故云。〕無量奇險奇峻、及至詭怪、至可恐怖之阻礙與災害、不可勝窮。甚至動物界之凶毒、尤難殫舉。惟人類從萬物中發展至最高級。卻是真實動力之表現達於最高度。雖爲萬物之靈長、〔謂人至靈、而爲萬物之首長也。〕畢竟不可一息離實際生活。而大自然之威逼、或萬物之迫害、其予人生以百千磨難、無窮困厄者、顯然爲真實動力鼓萬物而令其不齊、遂以致此。易言之、即天人之際、有矛盾存焉。〔真實動力、是謂天。〕聖人之憂、憂此矛盾也。而天道固不與聖人同其憂。〔天道、即真實動力。〕天道無作意。無選擇。其鼓萬物也、直行乎其所不容已。惟其鼓之不容已、而無意無擇也、則其對於人生之矛盾、遂伏於此矣。聖人憂之。是故啓導廣博無量之人類、期成人能。〔人自成其人之能、曰人能。本易繫傳。〕即以人道統攝天道。易曰、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〔漢人訓範圍一詞爲擬範。伊川訓爲模量。皆取法乎天地也。竝誤。此中天地一詞、即大自然之總稱。言吾人當制馭自然之變化、使其無有過差。範圍者。即以人力制限之耳。自然科學發明以來、征服與利用自然之功績已卓著。易之理想已實現。〕曲成萬物而不遺。〔曲成者、因萬物固有之性能而成就之。如辨土宜以利農事。採金木以製器具。雷電亦可操縱與發揮其功能以備用。乃至動植物皆可變化其品種、以日進於優良。皆曲成也。且不唯成物而已。若乃人類亦有資稟不齊。則爲之政制、羣紀、納於共同生活之中。妥籌教養。使賢智盡其材、而愚不肖者亦可勉企於賢智。如

此、則人類莫不曲成而無遺也。」又曰、裁成天地之道。輔相萬物之宜。（準上可解。輔相之義最要。只是順物之性、而扶勉之已耳。決不以私意私見宰制萬物也。）然後人生乃開拓其天地萬物一體之德量。而矛盾悉已化除。故曰人道統攝天道。

如上二義。天人相反相成之妙、已可見。

性善性惡、二說相反也。而善統治惡。乃反而相成。

孟子言性善、就吾人與天地萬物共同之真源而言也。（真源、謂宇宙本體。）真源無有不善。（本體無有作意。無有雜染。故無惡。）荀卿言性惡、就吾人有生以後、妄執小己而言也。真源之流（猶云本體之流行。）不得不分化。分化故有小己。小己不得無欲。欲動、而徇於小己之私、且狂迷不反者、其變也。小己之私欲、狂逞不反、即障礙真性。（真源、在吾人分上言、即是吾人真性。）此所以成乎矛盾也。然復須知、小己之私欲、雖足以障礙真性。而真性畢竟不壞滅。譬如浮雲雖能蔽日、而日光未嘗不在。浮雲消散、則大明遍照無窮矣。（大明謂日。）儒家求己之學、（此中己字、是大己。非小己。大己者真性也。儒學節制私欲、在求認識大己而已。）節制私欲、以完復其固有之真性。則矛盾化除、而真性常得為四體之主。即小己之欲毋妄逞、而亦莫非真性流行、無所謂私也。故性惡論者、雖足以糾正性善論之忽視矛盾。而性善論究不因有矛盾而失其據。且凡言性惡者、無有肯許惡行為人生之當然。仍歸本於為善去惡。是則因去惡之勇、而益見吾人固有善根之發展不容已。善惡適以反而相成。故曰善統治惡。

上來就宇宙人生諸大問題、略為舉隅。可見辯證法是無往而不在。學者隨處體察可也。（舉隅者、如桌子有四隅。只舉其一隅、則其餘之三隅、不待舉而可知。）

談宇宙論、略括以十六句義。學者宜知。

一爲無量。無量爲一。

全中有分。分分是全。

始則有終。終而復始。

此轉爲彼。彼亦莫住。

發展無竭。譬彼洪流。

自由必然。無想有鵠。

偉哉造化。怒者其誰。

相反相成。萬有公則。

附注 一、謂本體。無對故名一。無量、謂用。用乃萬殊、故名無量。全與分、亦謂體用。分分是全、可玩新論明宗章大海水與衆漚喻。始則有終以下諸句、竝就用言。無想者、謂無意想。有鵠者、謂有目的。莊子齊物云、怒者其誰耶。怒、盛動貌。怒者、猶云主動者。蓋謂無主動之神也。

知識論、當與宇宙論結合爲一。離體用而空談知識、其於宇宙人生諸大問題不相干涉。是乃支離瑣碎之論耳。何足尚哉。學者必通辯證法、而後可與窮神。

感覺、量智（亦云理智。）思維、概念等所由發展與其功用。在上篇（辨物正辭篇。）固應論及。本篇（窮神知化篇。）當進一步討

論量智、思維等、如何得洗滌實用的習染而觀變化。但二篇今皆未能作。（實用的習染、將一切物、析爲各別與固定的。以此而測大化、必極不相應。）

證量篇、論涵養性智。性智者、人初出母胎、墮地一號。隱然呈露其乍接宇宙萬象之靈感。此一靈感、決非從無生有。足徵人性本來潛備無窮無盡德用。是大寶藏。是一切明解之源泉。即依此明解之源、說名性智。

問。云何證量。答。吾人唯於性智內證時、內自證知、曰內證。禪家云、自己認識自己。大明洞徹。外緣不起。（神明內歛時、不緣慮外物故。）自然無對。（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。故無對。）默然自了。是謂證量。吾人須有證量之境、方可於小體而識大體。（小體、猶言小己。大體、謂宇宙本體。二詞並見孟子、今借用之。）於相對而悟絕對。於有限而入無限。是乃即人即天也。（天者、本體之稱。非神帝。）人生不獲證量境界、恆自視其在天地間、渺小如太倉之一粒。莊生所以有人生若是芒乎之嘆。

證量、止息思維。掃除概念。只是精神內歛、默然返照。默然者、寂定貌。照者、澄明之極。返照者、自明自了之謂。孔子默識、即此境界。人生惟於證量中、渾然與天道合一。（易云與天合德。天道、謂本體。合一是形容詞。其實人即是天。非以此合彼也。）有問。如何方可得到證量境界。答曰。思維與脩養交致其力。而脩養所以立本。思脩交盡。（思而無脩、只是虛見。脩而不思、終無真解。）久而後有獲也。佛道二家方法、皆宜參考。然道頗淪虛。佛亦滯寂。淪於虛、滯於寂、即有捨棄現實、脫離羣衆之患。孔子之道確不如此。故須矯正二氏、以歸儒術。今此不及詳。

孟子上下與天地同流。象山自謂精神稍一提綴、便與天地相似。此皆學人上達初機。（上達、謂上達於證量之境。）然此詣、非大賢以下之資所可企也。